

第一回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胡適七十歲生日，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家設了壽宴為胡先生祝壽。中央印鑄局攝影師為胡先生拍下許多吹蠟燭切蛋糕的照片。壽宴上胡先生聽說中央印鑄局能夠套印幾種顏色的書籍，很想請他們翻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胡先生說，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正是從北平撤退的前夕，一夜沒有睡覺，看着一百二十箱書籍全部帶不走，想來想去還是帶了這部二十六回本的《石頭記》：「這是我的寶貝。」他說現在大陸上有這部書的影鈔本，是周汝昌兄弟照原鈔本用硃墨兩種顏色鈔錄的本子，已經印出來了。胡先生說今晚在座的張祖詒是中央印鑄局的秘書，他說印鑄局可以設法影印，真是太好了。十二月三十日，張祖詒帶了中央印鑄局影印譚延闓《慈衛室詩草》做樣本給胡先生看，胡先生覺得套印技術高明，當下拿出寶貝《石頭記》給張祖詒帶去印製。翌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胡適參加陳誠副總統歡迎玻利維亞國副總統伉儷的晚宴

之後，十點鐘到張祖詒家，和毛子水、胡頌平等決定《石頭記》影印本由商務印書館和啟明書局經售。二月八日，胡先生寫了影印《石頭記》緣起一文。二月九日，胡先生題《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二個字做封面，還為影印本扉頁題了曹雪芹寫得最好的兩句詩：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甲戌本曹雪芹自題詩。

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刊登影印本廣告：

三十三年來，研究《紅樓夢》的人都知道胡適先生藏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世間最古的寫本《紅樓夢》。甲戌是乾隆十九年，曹雪芹死在乾隆廿七年除夕。據胡先生的考證，曹雪芹在甲戌年只寫了初稿十六回，即此本的

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廿五至廿八回。此本的本文與評語，有許多寶貴材料是世間一切本子所沒有的。現在中央印製廠用硃墨兩色依原書大小影印五百部，附新考證。

廣告出來之後，光預約的就一千多部，結果總共加印到一千五百部。五月十八日深夜十二點鐘，胡先生的〈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文脫稿。五月二十五日，《石頭記》影印本出版發行，送了一百部到胡先生寓所。五月二十七日，胡適給臺灣省新聞處寫信，請他們酌情簽發證明文件准許《石頭記》影印本五百部運去香港銷售。六月六日，胡先生給香港友聯出版社的趙聰先生寫信說，香港預約的五百部已經裝了十箱，月中會由太古漢陽輪運港：「乞告蕭、劉兩先生。前天我另郵寄了三部，送贈你和輝楷、甫林三位，合裝一包，寄友聯社，收到時，請你看我的長跋，跋中也提到友聯社出的《紅樓夢》。」

第二回

寶貝《石頭記》影印出版胡適非常高興：「我們做點酒來慶祝影印的大成功」，他對身邊跟着他做事的幾個人說。此後好幾天胡先生送了《石頭記》給許多朋友，六月三日臺南我的母校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上門拜訪，胡先生也送了一部給他。同日，胡先生有毛筆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張羣：

岳軍老兄：

近日我影印了我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送上一部，補祝老兄的大壽。這是世間最古的《石頭記》寫本，得中央印製廠用硃墨兩色套印，頗能保存原本的樣子。敬問

雙安

胡適 五十、六、三

書中扉頁題了「補賀岳軍大哥大壽。適之·五十，六，三」。信是裝在信封裏，印

紅字「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胡先生毛筆塗掉「南港中央研究院」，改為「福州街26」。「送呈張岳軍先生」之外還註明「外書一包」。福州街那所宅子是臺大給客座教授住的宅子，和中研院的學人住宅交換借用，胡適多次生病入住臺大醫院，出了院通常都暫住城裏，不回南港，方便醫生護士照料。這套書和信札連帶信封二〇一八年我在臺北拍賣會有緣收得。張羣回信提醒胡適書裏註明的印數不符實際。胡先生六月八日回張羣的信說：「我原定影印五百部，還怕銷不完二三百部，不意臺港兩地預約竟近一千四百部，故最後決定印一千五百部。我自己留下一百部送朋友玩玩。後來把〈緣起〉印在第一冊，就忘了在扉頁後幅說明添印一千部的事了。多謝您提醒我，可惜此時預約的書已發出，不及補說明了。（五月初曾有廣告，聲明添印乙千部，故出版改遲兩星期）」。胡先生信尾說他想贈送一部給介公和蔣夫人，「倘蒙老兄代為轉呈，不勝感激！」當天，胡適親筆題給總統和夫人的那部寫的是「介公總統，美齡夫人」。題贈副總統陳誠的那部上款也只寫「辭修先生、夫人」。

第三回

成功大學老校長閻振興一九六〇年六月三日去拜訪胡適是邀請胡先生去成大給應屆畢業生做一次演講。那天胡先生留閻校長在寓所吃中飯，決定六月十七日上午九點坐飛機飛去臺南。胡先生住成大招待所，當天晚上參加大畢業生的謝師宴。那天正在和閻振興、趙少鐵、施之勉、倪超聊天，《新生報》南部版記者張軍進去採訪，胡先生說起研究生活的情趣，最後不忘調侃一番，說「年紀老了，要修點德。修點德，就是嘴巴少說話。」轉過頭來對成大中文系主任施之勉說：「施先生與我同年，我比他大一點。施先生就希望能修點德；可是我苦得很，我出去，每到一個地方，要出買路錢。買路錢是什麼呢？就是要你說話。留下買路錢，才能放你過去。」六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四十分，胡先生在成大畢業典禮上留下買路錢，講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

第一味藥叫做「問題丹」；

第二味藥叫做「興趣散」；
第三味藥叫做「信心湯」。

胡適訓練有素，最會演講，抗戰時期當駐美大使那幾年在美國各地奔波，到處演講，英語脫口成章，辯才滔滔，聞者傾倒。胡先生的英語演講我聽過錄音帶，講得流利，微帶鄉音，不如葉公超林語堂說得好聽。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葉公超辭職，臺北朝野流言四起，胡先生只顧淡淡微笑，說：「葉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說得更好，大概是年輕時出去的緣故。蔣廷黻的英文寫得不錯，但說話時還帶有湖南音，不如葉公超。就是在外國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見得說過公超。在我們一班人之中，他說得最好。」胡適和葉公超交情深厚，都是早年大陸《新月》時代的人物。那回葉公超辭職前幾天，一大早還去南港看胡適，一進門說皮帶忘了，胡夫人笑着說：「找條麻繩給你吧！」胡先生趕緊到臥房找一條黑色皮帶送給他，短了些，勉強可用。葉公超說臺灣氣候熱，衣服帶太少，胡先生又找出兩件夏威夷襯衫送給他，接着還一起吃早點。他們那一輩的讀書人似乎天生帶着風度，老了不減風

流蘊藉，臺上臺下風趣中永遠不失尊嚴。胡先生那天在成大的演講分寸掌握得好，一點不沉悶。他說第一味藥「問題丹」說的是離開學校每個人都帶着一些麻煩而有趣的问题作伴，這是入世第一要緊的救命寶丹，因為問題正是一切知識學問的來源：「只要你有問題跟着你，你就不會懶惰了，你就會繼續有知識上的長進了。」

胡先生的第二味藥「興趣散」說的是培養職業以外的業餘的興趣，非職業的玩意兒，不為吃飯，只為喜歡。英國十九世紀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業餘喜歡鑽研哲學和經濟學和政治思想史，結果得了大成就，做出大貢獻。還有一位Herbert Spencer，本行是測量工程師，業餘的努力也造就他成了大有勢力的思想家。胡適還想起英國大政治家邱吉爾，說政治是他的職業，業餘浸淫文學，涉獵歷史，著作等身，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連業餘畫的油畫都很不錯。胡先生說美國總統艾森豪終身職業是軍事，業餘最愛打高爾夫球，油畫也畫得好。第三味藥「信心湯」要你做人做事不忘有一點信心。他說我們生在多事多難的年头，悲觀失望是難免的，不培養信心不行。信心就是相信「努力不會白費」。胡先生舉了美國汽車大王福特Henry Ford做例子，說他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小時候半工

半讀只讀了幾年書，十六歲在小機器店做工，晚上還去幫別一家做夜工，三十九歲創立汽車公司，原定資本十萬美金卻只招得兩萬八千美金，拚了五年畧見成果，創造出「裝配線」(Assembly Line)，用這種流程的原理製造汽車，宣佈工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時，比別處工人少做一個鐘頭，每天工錢五元美金，比別處多一倍。汽車售價開初是九百五十元一部，逐年減低賣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減到二百九十元一部。他的汽車公司從開辦的兩萬八千美元資本，二十三年後市值十億美金，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製造廠。福特的「裝配線」流程在二十年裏造成了全世界的「工業新革命」，澤惠工業發展。胡適「信心湯」的第二個例子是航空工程和航空工業的歷史，美國飛機發明家萊特兄弟的故事，胡先生講得不多。

那天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鐘美國總統艾森豪到臺灣訪問。他約了胡適談話的時間。胡先生下午六點多鐘回到臺北，到總統府參加蔣老先生歡迎艾森豪的國宴，之後和艾森豪同去圓山飯店談話，回南港已經很晚了。

第四回

我一九六〇年九月開學的新學年才進成功大學文理學院外文系，胡先生六月中旬的演講我錯過了。我看到胡適是後來在中央研究院，一位學長那邊有朋友，他帶我一起去看看，說胡先生帶客人參觀一個展覽，我們站在遠處看一下。胡先生走出來一臉微笑，頭髮斑白，光影下臉上的皺紋很深。我忽然憶起少小時候讀他的《四十自述》，他的《嘗試集》，時光倒流了一下又流過去了，但見他一邊走一邊跟身邊的客人低聲說話，斯斯文文拐了個彎不見了。胡適的微笑向來很有名，很多照片裏看得到，有點自得，有點智慧，有點謙遜，偶爾甚至有點狡黠。也許那是他慣常的禮貌，不該說的話他臉上自自然然綻放出微微的一笑，帶過去了。母校成大大校長閻振興不一樣，頭髮整齊，西裝整齊，五官整齊，不太會笑也不太講話，轎車出入，一聲不響。閻校長後來調去臺北接黃季陸當教育部長了，羅雲平接任成大校長。胡適幾次心臟病住臺大醫院，探病的簽名簿上都有閻振興，有羅雲平。胡先生一輩子注重禮節，成大那次演講之後，六月三十日他寫信給閻振興道謝：

振興校長先生：

此次到臺南，多蒙老兄和大嫂厚待，十分感謝！

那樣大熱天，累及大嫂親自下廚房做菜，使我真不安，千萬請您代我道謝！

臨行又蒙老兄和辛市長、程院長和貴校諸先生遠送，多謝多謝！

劉顯琳先生剪寄各報紙，都收到了，請先代為致謝。（昨又見《香港時報》

六月廿七八兩日詳記我的成大演說，較有風趣，我也剪存了。）

匆匆申謝，敬祝雙安。

胡適敬上 四九、六、卅夜。

到底是老派人，胡先生勤於寫信，大小事體，魚雁往還，絕少耽擱，真是美德。給西洋人的信件他尤其講究，中央研究院跟英美機構的公函，底下人寫了要他簽名，他幾乎都先看過改過，說中研院英文寫得好的人太少太少了，懂得西洋人思路也懂得西洋人書信格式的更少，有些話根本不必說，或者不必直說，說了往往誤事。那是對的。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勞榦接受華盛頓大學聘約，去跟胡適辭行，胡先

生提醒他已經是一個中國學人的身份了，到了美國「一定要把英文弄好，宣讀論文要叫人家聽得懂，不僅能寫，還要能說，還要能聽得懂人家的話，不要給外人看做『他是中國人』的英文，給人家一個特別體諒的印象」。中文書信其實也不容易寫得得體，連尊稱自稱都馬虎不得。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莊申去看望胡適，說不想進甲骨文研究室，希望出洋。胡先生要他好好準備起來，說：「你上次給我寫信，稱我為『太老師』，自稱為『太門生』；從來沒有自稱『太門生』的，只有叫『小門生』。你還要好好的讀書。」莊申的父親是莊嚴，是大學問家，書法家，故宮博物院元老專家。莊申後來留美，成了藝術史權威，在香港大學當教授，著述斐然，成就非凡。

第五回

余英時先生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寫的長序題目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長序裏說：「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

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之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但是梁啟超最初是追隨着老師康有為從事變法運動而成名的，這和胡適的全無憑據仍然稍有不同。」余先生這句話正是我多年閱讀胡適著述和言談始終縈繞心中的疑惑。不是說胡適道德人品學問文章不夠好；中國近代史上具備這樣的修養的人其實也不少。不是說胡適招搖撞騙欺世盜名強出風頭；古今中外讀書人中臉皮厚的人多極了，輪候一百年都輪不到胡適之先生。早年我結識的幾位前輩或深或淺都和胡適有過交往，說起胡適一生享盡大名，有的說胡先生用功甚深，絕頂聰明，有的說胡先生外圓內方，甚會做人；有的只說一句話：「胡先生命好！」這三種說法我都同意。細讀《年譜長編》裏胡適一生言談行事，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胡適真的絕頂聰明。第二個領會是胡適真的很會做人。第三個疑惑是胡適的生辰八字果真上上大吉？胡先生對自己的評價說得非常坦誠：「我的方面是多，但都是開山的工作，不能進一步的研究。」他說「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不但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他崇拜孔子，說孔子做學問的功夫了不得。孟子就差了。漢代鄭康成做笨

功夫得大成就。宋朝的朱夫子絕頂聰明，十五六歲研究禪學，中年改邪歸正。胡先生說陸象山、王陽明也是第一等聰明人：「像顧亭林，少年時才氣磅礴，中年才做實學，做笨的功夫，你看他的成就！」胡適說王國維也絕頂聰明，少年時代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解釋《紅樓夢》，後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訓練成功的，當然還要靠自己的天份和功力。胡先生跟他的秘書胡頌平說，王國維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

第六回

胡適的父親名傳，字鐵花，號鈍夫。二十歲遭遇太平天國變亂，二十五歲補行歲試科，入郡庠，補廩生。二十八歲進上海龍門書院，治理學。曾經孤身到東北邊地考察，在寧古塔受知於吳大澂，隨同閱邊，精輿地學，官至臺東直隸知州，兼統鎮海後軍，以海防出力，賞加三品銜。鐵花公咸豐十年初娶馮氏，婚後六日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馮氏死於烽火。兩年後續娶曹玉環，生三子三女。曹氏死於光

緒四年。光緒十五年鐵花公再娶馮順弟，光緒十七年生胡適，是年父親五十一歲，母親十九歲。胡適兩歲父親調去臺灣，三歲隨母親從上海到臺灣，在臺南住了十個月。不久鐵花公做臺東直隸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全家搬去臺東，住了一年零八十八天。胡適母親馮太夫人十七歲嫁給鐵花公，二十三歲守寡。《年譜》中說，適之先生童年在這樣至情至性的母教之下長大。胡先生生前和夫人江冬秀女士都對《年譜》編者談起母親的頭髮，說她「身高五尺三寸，但髮長五尺八寸。每次梳頭時，都要站在矮櫬上，分三節來梳。第一節梳好了，用頭繩紮住，再梳第二節、第三節。一次梳頭要費三點多鐘。」這段頭髮的故事，編者胡頌平說「世人很少知道，故附敘於此」。

胡適生日是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辛卯年）農曆十一月十七日（西曆十二月十七日）未時生於上海大東門外，屬兔。胡先生在「明經胡氏」的世系中為第四十二代，全家七位兄弟姊妹之中他最小。兄弟排行第四。胡先生在《四十自述》裏說：

我小時候也很得我父親鍾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

胡適幼年在臺灣大病了半年，身體很弱，三歲零幾個月回家鄉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母親看他讀書心切，帶他去四叔父玠如先生的學堂聽課，學堂櫬子太高，要人抱他坐上去，下了課抱他下來。胡先生說那時候他已經認得近一千字了，在學堂裏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四叔家小屋前面是學堂，後面有一間臥房。胡適九歲那年有一天沒有課，偶然走進那間臥房，看見桌子下一個美孚煤油板箱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檢起一看，書的兩頭給老鼠咬壞了，書面也扯破了，可是，這本破書忽然為胡適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這本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版的第五才子（《水滸傳》），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臺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美孚

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後，我的心裏好不難過：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麼？後面是些什麼？這兩個問題，我都能回答。

接着，胡適到處去找小說，先只借到「第一才子」《三國演義》，後來找到《水滸傳》。大力幫助他借小說的是胡堇人，民國十二年和顧頡剛討論古史的那位族叔。胡適離鄉的時候，他讀過的小說起碼三十多部了：「這裏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當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第七回

我這一代人也許是胡適那一代人之後剩下來的老派家庭成長的一代人。胡先生